

诗瓷

洪 烛

说起瓷器,人们首先会想到景德镇,想到五大名窑。钧窑、汝窑、官窑、定窑、哥窑,确切地说应该叫中国宋代五大名窑。长沙铜官窑不在其列,因为它兴起于唐代,岁数要大一些,并非同一辈。若让铜官窑与五大名窑同台比武,够穿越的,不亚于关公战秦琼或者唐诗比宋词,明摆着是各有千秋。

长沙铜官窑不在其列,还因为五大名窑基本都是根红苗正的官窑,而铜官窑则是彻头彻尾的草根,无法获得皇亲国戚的点赞,只能在官墙外自弹自唱。长沙铜官窑走的是民间路线,深入寻常百姓家,倒也取得了类似“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的效果。

跟许多湖南人一样,长沙铜官窑不满足于求生存,还要图发展,就把目光投向国门之外,过剩的能量,如同火山爆发,一举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唐代诗人李群玉的《石渚》,描绘当年铜官窑大规模傍山建窑、柴火烧瓷的壮观场面:“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算是有文人为铜官窑立传了。这描写还真不是夸张,唐代潭州(今长沙)石渚湖、铜官一带的瓷器作坊,是世界釉下彩瓷的发源地,产品出口29个国家和地区,通过水运,从湘江入长江,经扬州、宁波、广州口岸,开辟了一条通往南亚到北非的“海上陶瓷之路”。亚洲各地,远至非洲,都能见到展翅飞来的铜官窑瓷器,铜官窑瓷器自此远走高飞通向一个大世界。被称为“外销第一窑”,以及“汉文化向外扩张的里程碑”。

我最初对长沙铜官窑有深刻印象,是前几年去邯郸的峰峰矿区拜访磁州窑,发现磁州窑一大特色是大量题写诗文做器物的装饰。讲解员如实相告:这种装饰风格最初始于唐代长沙窑,而磁州窑只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这一装饰风格,其书写方法无一定规格,非常随意,却别开生面,诗词多出自当时文人笔,常见有“满庭芳”“朝天子”等,同时还有民谣俚曲、规劝箴言、处世哲学、吉祥语等。磁州窑是中国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但仍然有感恩之心,承认自己师从长沙窑。人们常说美食在民间。又岂止美食,盛放美食的美器也在民间。或者放大了说:美在民间。能够在民间流行的美,才可能生生不息。这种美造福过更多的人,这种美进入了更多人的记忆,与他们的生活水乳交融,因而成为最有体温的美,最有辐射力的美。

唐代长沙窑最早使诗文与瓷器结缘,是一个划时代的创意。从此瓷器进入诗歌史,而诗歌进入瓷器史,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交相辉映。好像偶然,其实必然:唐代是一个诗的朝代,诗意无孔不入,渗透生活的每一个空间,唐诗是中国诗歌史的最高峰,使中国成为诗国。在此之前,诗歌通过吟诵、演唱、竹筒、纸张甚至碑刻、题壁传播,唐朝更厉害,连瓷器、日常器皿都为诗歌留下了位置。诗歌在一日三餐、在一瓢一饮中都不缺席。当诗歌与瓷器联姻,不只使瓷器更有文化含量了,也使诗词的传播,多了一个生活化的载体。长沙窑乃至后来的磁州窑,都举办过古老的“诗词大会”,为诗歌、民谣、格言的传播,作出不可小觑的贡献。

铜官窑瓷器正因为登不上所谓的大雅之堂,其艺术风格,包括题写在上面的诗文,反而获得更大的自由度,呈现出宫廷诗歌或文人诗歌难得的土气、血性或野性,这也是一种原生态。正如野草,因无篱墙限制、园丁修剪或人踏车碾,反而恣意生长,巧夺天工。铜官窑瓷器上的题诗,作者大多佚名,可能是陶工自己创作或抄录当时流行的里巷歌谣。我想,若逐一收集,没准儿也能编一部“新唐诗三百首”,这民间版会帮助我们认识另一个唐朝,一个草根的唐朝,接地气的唐朝。可惜,瓷器终究是易碎品,许多民间诗歌也随破碎的器皿一起流失了。能流传至今的毕竟是少数,而就是这少数,已足够让我们惊艳。

我在网上搜索到一个小版本:《铜官窑瓷器题诗二十一首》。注明1974年至1978年间出土于湖南长沙铜官窑窑址。和唐代瓷器一起出土的,是这些埋没了千年的唐诗,堪称文物中的文物。它们从暗无天日的沉睡中醒来,寻找到新时代的读者。作者都是无名氏。这些无名氏的无名之作,照样有生命力,隔代流传,也能出名作。若让我评选,《铜官窑瓷器题诗二十一首》的代表作,应该是这首:“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有人还顺藤摸瓜,由这个片段查找到全诗:“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人归万里外,意在一杯中。只虑前程远,开帆待好风。自人长信官,每对孤灯立。闭门镇不开,梦从何处入。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标明作者为唐无名氏。也不知是真是假?

题写在铜官窑瓷器上的这些古诗,分明有魔力,字字珠玑,又像是出土的古莲子,浇之以露水、雨水、泪水,照样生根发芽、长叶开花。瓷器上的唐诗哟,凌波散步,步步生莲,长出三生缘,结成万世缘。

逐一展读《铜官窑瓷器题诗二十一首》,让人唇齿生香,仿佛被沸腾的时光沏开的茶叶,返青复绿。每首都有各自的风韵。或淡妆或浓抹,如大唐仕女,次第而来。譬如:“夜夜挂长钩,朝朝望楚楼。可怜孤月夜,沧照客心愁。”这只是硕果仅存的残片断句,冰山一角,没准儿身后的烟云里还隐藏粉黛三千。可我已经觉得富有了。

“黑石号”的消息,使我有新的希望。1998年,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外海海域,一座黑石大礁岩附近,一艘唐朝年间沉船被德国寻宝者打捞上来,6万多件“出水”文物,有5万余件是长沙窑瓷器。“黑石号”,长沙窑瓷器远销早期阿拉伯世界的“海上专列”,证实了西亚乃至北非与中国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至少可上溯到唐朝。我关心的是,“黑石号”搭载的长沙窑瓷器,是否有一些题有不为人知的唐诗?唐诗,是否也曾借助瓷器为载体,并进而搭乘顺风船,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流传到世界各地?

长沙铜官窑瓷器,给唐诗插上翅膀,我想将之命名为“诗瓷”。即使像“黑石号”这样的千年沉船,瓷器埋没在海底时,上面题写的诗歌也不会灰飞烟灭,诗歌会用鳃呼吸,诗意万古长青。或者,诗歌在绝境里,在被遗忘的角落,也会屏住呼吸,耐心地等待,等待未来的读者,将其打捞上岸。

微小说

八千步

女 真

早晨下床,她把手机拿上。从床到卫生间是十步,从卫生间到厨房是八步,从厨房出来穿过客厅,走到南窗外的阳台是十六步。每走一步,手机都会记数。每天她要完成八千步。

天气预报,今天最高气温16°C,暖气走了以后,外面比屋里暖和,还能晒太阳补钙。吃过早饭,收拾停当,她把手机放到随身小包里,再把钥匙拿上。年纪大了,忘性大,出门之前记得“伸手要钱”。身份证和钱今天就算了,不出小区门,不办事情,没有花钱的地方。冰箱里肉、蛋、菜、牛奶、面包,上周儿子买好了送来的。物业费不欠。手机和钥匙就够了。

从二楼下到楼门口,二十八步。先向西,向北,然后向东,向南,顺时针,一圈儿下来,大概五百步。小区不大,十圈才五千步。她一口气走了五圈,累了,坐长椅上休息。邻居们在聊天。补发养老金了。院门口的大车上,农民卖大葱,五元钱一大捆。春天便宜,秋天大葱就贵。今年春天有点旱哪。

隔壁单元的保姆小丽带着小宝儿下楼了。她冲小丽招手。小丽拉着小宝儿过来,笑眯眯把手伸向她。她拿出手机,递给小丽手里,说:“谢谢。”还想说:“你把钱还给我吧。”话到嘴边,咽回肚

子里。孩子小,当着众人,别下不来台。上星期小丽帮她走了几回路,跟她说要借五百元钱。老家缺钱买种子。她没犹豫就上楼取了钱。但当天晚上她就寻思出不对劲,小丽说家有三亩地,三亩地买玉米种子怎么能用五百元钱?百分百上当了。她得把钱要回来。

小宝儿两岁。小丽跟他身后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小宝儿在小区里跑够了,拉着小丽要去对面小区打滑梯。小丽把手机还回来时,她再次说:“谢谢。”后面的话还是没说出口。小丽替她走了两千多步,相当于从楼门口走到新天地超市再回来的距离。她看了一眼记数,已经五千步出头。上午走这些就行了。

午觉醒来,膝盖疼。她看了一眼外面,要下雨吧。春雨贵如油。好。有开关铁门的声音,应该是对门老陈。老陈总是午睡后才下楼。她想把门打开,让老陈帮她再走两千步。等她拿上手机,蹭到门口,从门镜里往外看,已经看不到老陈了。罢了,求人不如求己,还是自己在屋子里慢慢走吧。人活着,总归免不了疼。疼证明还活着。慢慢走比不了强。老头子卧床八年才撒手,把她拴得牢牢的。这么多年陪伴他,少走多少路。

手机是春节时儿子给她新买的。儿子说老年机不能上微信,联系不方便。孙女给她申请了微信号,名字叫“奶奶不老”,头像用了一朵玫瑰花。她在微信里能看到黄牛头像的儿子、荷花头像的儿媳、星空头像的孙女。走路最多的是儿媳。儿媳在环卫处,每天拎着扫把在马路上来走去,两三万步是常事。孙女在一个私人公司加工耳麦,除了上下班在路上,平时基本在车间里坐着,一天下来,两千步都不到。儿子每天的计

数都在三四千步之间。儿子送快递,以车代步,能记录下来的步数不多。

有了微信,孩子们每天都能看到她走了多少步,她也能看到儿子一家三口。自从在厨房摔了一跤,儿子天天在微信里问候她。儿子开车,不能让他分心。她开始每天走八千步。能自己走最好,走不动时,找人帮忙。

晚上8点多,看完



插画 胡文光

新诗

在兴城(组诗)

周维强

漫步宁远古城

时光缓缓流逝,漫步宁远古城
迎面而来的钟鼓楼、瓮城和炮台
把我带回大明王朝的一场战争
呐喊声、厮杀声里,一个孤独的背影
站在凛凛寒风中,坚定而伟岸

宛如打开的一幅古典画卷
通向那战争烟火的,还有遗迹中的野草
知道的不知道的烟火中的姓名
努尔哈赤立在战马身上,高喊:冲!
袁崇焕站在城墙之上,怒喊:杀!

铠甲和马蹄,在狼毫和一滴墨里
还原成烽火里的诗词,是谁,在古城里
吟咏浩荡的绝句,隔着历史的屏障
我在阵阵吹拂的清风中,依旧
能听见山河破碎时,将士心中的低泣
落日浑圆,江山用另一种形式散发光芒

觉华岛纪行

一定是一滴海水的腥咸呛到了
一个人孤独的回忆
一定是一朵浪花的永恒
停留在时光的册页中,记取
觉华岛,岛的光芒,沙滩的静穆

一定是一张渔网里的往事捕捞了
两个人的爱情,一定是匆匆溜走的思绪
在蓝色的透明中,呈现、归隐
山如壮年,水如美人,一定是一群

忘记回家的鱼群,聚在夕阳下
听着晚归的歌声,写下,一声浪漫的叹息

一定有一双眼睛,盯着白云
消失在蓝天的爱恋,一定有你我不知道的
秘密,在一粒盐、一滴泪中
找到了故去的答案
一定是一只思乡的鸟,匆匆掠过海面
一定有无名的炊烟
宛如大海边吟唱的歌手,有着
觉华岛,无人聆听的寂静与唯美

二

在兴城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
像极了觉华岛上一株修行千年的松柏
他双眼迷离,手指苍老
却依旧喜欢,在海边,每日饮下
一杯白酒,饮下,对眼前的大海
无尽的感恩与深情

从觉华岛上升起的太阳,从诗人的诗章中
升起的一首诗的语言光芒
从海滨浴场的浪漫中,发出的一声赞叹
从石子堆中拼凑出的七色童年
从沙滩上长出的绿色歌谣

——远不及,一个游子脱下皮鞋
踩在沙子上的厚实脚印,温暖

与海相依相伴了一生的兴城人
觉华岛把岛、礁、滩、寺、雾、云等风景
刻成一枚枚鲜艳的图章
盖在出海捕鱼的渔歌旋律中
盖在夕阳落山的万物安详里
盖在一颗心,泪水涟涟的回忆与眺望

熟悉的歌谣依旧在回荡

超兰芳

伫立于季节的拐角
所有的梦开始渐入佳境
犹如掌纹间徐徐流淌的音符
搁浅黄昏中落幕的往事
是谁弄醒黑夜惺忪的眼睛
让如期而至的汛期
排列成雪地上轻描淡写的细节

沿着被阳光别透的筋脉
等待的天空便有圣洁的舞蹈
被寒风不经意打开的诗句
便有了从一种过程到另一种的情怀
便有了有一种闪烁于内心的辉煌
想不起最初失落的名字

所有的随月光洒落的片言片语
便在岁月的轮回中
荡漾成枝头熟透的诱惑

珍藏于心底的那个秘密
最终无法唤醒黎明中的泪滴
背影已模糊了视线
那首熟悉的歌谣依旧在回荡
却无法找到到雪地的绽放
是否缘于故乡那袅袅升腾的炊烟
是否缘于母亲情真意切的叮咛
聆听到异乡游荡的灵魂
深深地汲取滚烫的脉搏
和流动的血液

《海峡两岸》,准备上床睡觉。看了一眼手机,黄牛五千步,荷花两万六千步,星空只有两千三百步,而她自己,已经走了八千零四十步。一切正常,平安无事。她看见那三口人都给她点了赞,她也给他们点了赞。点完赞,就可以安心睡觉了。

上床之前,她又想起要钱的事。五百元钱,是她半个月的伙食费,儿子要送多少份快递才能挣出来?这个时间,主人不在家,小丽应该不好意思打赖。她穿上外套,揣起手机,拿上钥匙,准备下楼。想了一下,孩子们已经点过赞,这个时间步数再多就节外生枝了,搞不好儿子还要来电话问长问短。她把手机掏出来放下,只拿着钥匙出了门。楼道灯坏掉了。凭着住了30多年的记忆,她手把楼道栏杆,小心迈下楼梯。出门之前,如果再看一眼手机,她会发现小丽刚给她转了钱来,还连着发了三个表示感谢的表情包。很遗憾她没能及时看见。

小城印记

吴彦卿

我待在这个小县城有20多年了,33岁进县机关,一晃之间,混到62岁,退休都两年出头了。

我是从一个矿区调到小县城来的。小县城的变迁折射出不同人的生存状态和样式,从低矮的小土房渐渐改造成水泥的森林,人群都归拢进蜂巢式的楼阁里,脚不沾泥,远离了地气,身影不再投给土地,赖在沙发里或床上看窗外风吹雨打,霜冷冰冻,居所的抬高给看外面的世界伸长了远眺的镜头,有时鸟像箭打的一样,一条黑线从窗前一晃滑过去,消失在窗框的另一边了,没看清是什么鸟。麻雀很少见,麻雀从不飞这么高,因为是家鸟,只在低矮房屋上筑巢,没有高飞的必要和远眺的志向,麻雀是知足的鸟,从不好高骛远。

小城四圈都是山。两条河交汇冲积成平坦的地,县城就密密麻麻地建起来,一栋挨一栋的楼房,朝向不都是坐北朝南,参差不齐。原来这儿是粮田和菜地,数十年间,看不着菜地了,全是高低不规整的楼房。小城其实就是由一个大村子一点点、一步步扩张到现在的样子。

人多就闹腾、喧嚣,都在求生的渴望中忙碌着,看不出有什么追求,在四季里反复地重复着为生活所操心的那几件事。我在这小城里一走就是30年,从住处奔单位,再从单位奔住处,往返再往返,重复再重复,路边没有风景,只有几年一载的不同种类的树。我的脚印擦起来在这条不宽的路上,可以高过树了,重叠过上千次上万次。我认识我的脚印,落地有声的脚印,可我却怎么也找不到了。我的脚印就在不到半里的路上辉煌过,闪着自信的光环,给渐行渐远的、略微发福的躯体以支撑和满足。栉风沐雨,迎秋来冬,我有数着步履前行的习惯,半里路曾数过无数次,淡忘过无数次。我常常自问,在小县城里走来走去,走丢了年华,走丢了春夏秋冬,走丢了各种心思和别样的激情。

岁月都从指间滑落了,叹息过往,陈迹斑斑,到哪儿去拾遗呢?生活究竟是为了什么?在满足基本欲望中,还执着着什么?我曾为此困顿过、迷茫过。人有时一生都没弄明白,伤感如丝雨袭来,随着年龄渐长,体味得愈加深透了。

我珍惜双脚走过的印迹,尽管平庸,但那也是落地有声的……

庆幸生活还能让我在绵长的深夜里想起什么,忆起什么,哪怕是些微的伤感,也是一种偏得和安慰,不是吗?